



# 话说屯堡

□蒋平平

坐藤椅,摇蒲扇,说古风,道黄梁,古槐倚石墙。大碗茶,青条石,风过檐廊稻花香。不松不紧,不咸不淡。屯堡老者者在石墙根敲烟锅斗的动作悠悠悠悠,屯堡老嬢嬢纳鞋底的针线细长细长……他们在大青石垒砌的屋子里,任世上风云变幻,捍卫着自己的精神领地直到地老天荒。

## 地戏

地戏,又称“跳神”。跳的是风调雨顺、村寨安康。对于屯堡地戏表演者来说,无处不戏台——村中空坝,田间地头,就地围圈,威武出场。600多年来,从军人到农户从农户到军人,习武备战,桑渔农耕。如果说生活是一场大戏,那么,屯堡人最会时时刻刻都在出演自己生活的剧本。600多年过去,曾经战争的阵法再度被摆起,曾经的英雄毫不变换模样!于是,地戏就多了几分灵性、几分敬畏、几分铿锵。一个地戏队跳一部书称为一堂。薛家将、杨家将、岳家将、狄家将、三国英雄、瓦岗好汉、封神将军……走马横刀,古驿飞蹄,江湖烟雨,庙堂鼓鸣,原野山岗……功成名就的显赫,退隐深山的张杨,荣辱喜悲,兴替轮回,谁在时间的掌心弹精竭虑?成王败寇,都是过往!带上脸子,时光就会流淌。没有谈情说爱,没有才子佳人。

只有与屯堡人生活紧密相关的军旅生活,金戈铁马,深邃、粗犷、奔放。表演强悍雄浑,慷慨激昂回肠,赞美忠义、良将忠臣——英雄,是地戏永恒的篇章!时光消失,文化不灭,信念不忘那戏台上的英雄,仍气宇轩昂!

## 唱书

元曲最真实的唱法,已经众说纷纭,元曲的腔调,会不会就是其后明朝唱书的腔调?可以肯定的是,今天屯堡人唱书的腔调,就是600年前大明的古韵“官腔”。炊烟从鳞片般的白石板屋顶婀娜而出,夕阳在牧童归来前悄悄隐去……青山绿水间,老牛一步一个脚印,一任笛声清脆,野花菲芳。此时的石墙根,蟋蟀开始在石缝间歌唱,一块大青石突然间下巴好长。此时的屯堡四合院落里,神情庄重的屯堡“秀才”老人翘起二郎腿,发黄的册子放在膝盖上,忠实的听众熙熙攘攘。放眼望去,泛黄的纸页在三月春风里轻轻飘荡。厚厚的老花镜片,老“秀才”那双略显浑浊的眼睛依旧能在书中明察秋毫,在浩瀚的词语里洞古穿今。唱书声起。大明朝的“官话”顿挫、抑扬。五言七言节奏铿锵,一唱一和韵悠长。老人,老屋,老书,老花镜……唱什么?唱《柳巷记》《薛仁贵》《三下河东》、

《薛刚反唐》……唱一篇一篇褪色的文章唱一段一段了结的尘缘唱一朝一朝的轮回兴亡唱一位气短的英雄唱爱上红颜薄命唱所有人的来世、今生和过往动情处,老人的声音开始发颤。老人的脚在抖动,拿书的粗糙的手也在抖动……

渐行渐远,模糊清晰……通俗的历史演绎,实在的人情冷暖……在老人口中淋漓酣畅。云聚云散,老人沉浸在自己的精神领地,膝盖上泛黄的册子在抖动,英雄与英雄在文字里碰撞。

书页有了分量,穿过檐廊的三月春风换上便装。走进屯堡,小册子唱本中泛黄的日子,要轻轻释放!

## 山歌

安顺的山连着山,是山的世界。歌连着歌,是歌的海洋。山歌,大山深处最强劲的心跳。于是,生养在大山怀抱的男女青年,怎么能按捺住心中那一份热肠?在山水的韵律中,在歌声的丰饶里。那个纵情山水,游历名山大川,见到庐山之上几股水流下就惊叹“疑似银河落九天!”的诗人曾经歌咏:“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然而“直到”而未到。多年以后,一群“屯堡人”留了下来。在青山绿水间繁衍衍生……每一个日子都飘忽在山歌里。二月杏花雨,三月桃花开。桃花之上的天空是一块蓝蓝的丝绸,覆盖在牛背上,覆盖在屯堡汉子黑黝黝的脊背上,被太阳的手指,抚得舒展。

此时,依山傍水的屯堡村落,像一只安详的摇篮,把世事的风雨隔在大山之外。偶尔飘过这里的云朵很悠闲,青山绿水间的牛羊很悠闲,放牧的青年男女哪里去了?悠悠的山歌传到耳朵里,火辣辣地写在脸上——无论小伙子还是小嬢嬢。山歌,本身就离不开大山,因为大山的一草一木,都是听着屯堡山歌长大的。因为只有巍巍大山,才能承载这些歌词的分量。“生要连来死要连,生死要连一百年。那个九十七岁死,奈何桥上等三年!”——这是坚贞爱情的呐喊,这是内心深处绝唱!

## 花灯

唱着、跳着,岁月便因生活的态度而繁华起来……把生活本身当作艺术的屯堡人,生活在祖祖辈辈幸福的节奏里。民间小戏,演绎农村生活、民间故事。屯堡人的花灯戏,600年的历史积淀,让其更加多姿多彩。手帕摆动,人间冷暖。折扇翻飞,风云变幻。野鸡步、矮桩步、梭步、碎米步……小花扇、大花扇、交扇、盖扇、扑蝶扇……膝上栽花,犀牛望月,雪花盖顶,黄龙缠腰、岩鹰展翅、海底捞月……阳春白雪的孤芳自赏,下里巴人的逍遥自在……几多荣华富贵、高低贵贱,都在一颦一笑间灰飞烟灭!唱着唱着,扭着扭着,弯弯曲曲的日子过得更加香甜!

# 香飘四方杭白菊

□伍永鸿

不曾想到,浙江桐乡小小杭白菊花会盛开在广袤黔中山地间,成为高原上的一道美丽风景,其味芬芳,自成沁人心脾的茶香。八年前,一直待业在老家村子的倪召华,主动到镇上要求劳务输出外出务工。记得那次输送到浙江务工的60人,都是边远村寨的村民,镇政府包车专人送达目的地。在外务工培训会上,个子不高的倪召华就坐在会场前一排,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当年基地采摘的200亩杭白菊花蕾,烘干制茶是放心不下的桐乡曹总亲自前来自导的,并悉数收购了全部菊花茶产品。他以“菊花”般的品格和实际行动,搀扶着这个远道而来尚且羸弱的产业。收割到了杭白菊花产业带来的红利后,从此,在当地人的眼里,——坡坂上、田地里,原林间,目光所及,仿佛尽是风姿绰约的菊瓣,密叶繁花,白晃晃地在原野绽放。翌年初春,以发祥村为中心,周边各村抓住脱贫攻坚产业脱贫的政策,全面推广种植杭白菊,发展菊花产业,帮助群众增收致富。一时间,村党支部引领、村合作社带动、村组农户引领,菊花产业如火如荼地铺开。种植面积逐年增加,势如潮涨。数十个村的田野山间杭白菊遍布,村村寨寨花团簇拥,蜂蝶翩跹。杭白菊丰收,菊花产业盈利后,农民除了自有收入外,还有合作社分红、土地流转费和基地务工收入,家家户户笑靥如花,幸福祥和。

《神农本草经》载,菊“服之轻身耐老”。在黔中地区,以“郎菊源”为品牌的杭白菊茶已经让人深信不疑。广阔的市场需求为杭白菊的扩面种植再创机遇,不少适宜种植的地方纷纷前来购苗栽种。前不久,我陪客商到镇上杭白菊基地考察,从悬挂着的杭白菊花产业种植分布图上,清晰地看到,如今杭白菊已从黔中地区风散,引种到300公里以外的遵义市凤冈县。其次,贵阳市修文县、黔南州贵定县、黔西南州的普安县、六枝特区水岗镇、镇宁县六马镇……等地,也纷纷引种大面积种植。高原上,已悄然掀起了菊花茶产业种植热潮。杭白菊像络绎的白蝴蝶,翩飞四方。

杭白菊,这位远嫁的“新娘”,生机盎然,已在黔中大地上开枝散叶,花苞傲然。不仅以天然的风韵装扮大自然,还以无私的情怀缔造一方福祉。回来的路上,迎着飘逸的东风,我分明嗅到从远方飘来的菊香。朵朵杭白菊,杯杯菊花茶,烟霞般绚丽,清香满人间。

# 月夜故乡

□王天锐

天空上一轮圆月,洒下皎洁的月光,洗涤着梦幻的家园,渐渐地清晰起来,山外青山楼外楼,明月歌舞的欢乐,多少个夜晚,远方游子依栏望月,回到魂牵梦绕的家乡。

回家的道路始终漫长,望断天涯路的惆怅,泉水边的那排杨柳枝,挂满冰凉的月光,年迈的老母亲,站在低矮的屋檐下凝望,通向山外的小路尽头,飘逸而过粉红色的身影。山上的树从竹林里,百鸟归巢的宁静,村前蜿蜒曲折的小河,唱着过去古老的歌谣,溅起洁白的浪花,故乡刻骨铭心的名字,在清水里静静流淌,泛起银色的眷恋。

村前的那棵老槐树,抬头仰望山外的风雨,秋千上荡漾的童年,已经远走高飞,从此以后浪迹天涯,吹一调悠扬的竹笛,童年骑牛牧归的情形,成为高原永恒的背景。庭院深深的院落,花好月圆的清凉,墙壁上脱落的石头,岁月如歌的铿锵有声,显现斑驳陆离的光影,故人远去的真实面孔,已经变得模糊不清,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慨叹。

记忆的古井,长满了苔藓,犹如老人深邃的眼,流出浑浊的泪水,清洗疲惫的灵犀,深渊死水微澜浮现,渐行渐远的峥嵘岁月,清水里流淌的岁月,往事已经不堪回首。

寨子中那棵大榕树,枝繁叶茂的翠绿,盘根错节根深蒂固,石头房屋鳞次栉比,栋栋紧紧依偎相连,升起紫色的袅袅炊烟,东家的花开西家的香,西家的狗追赶东家的鸭。月亮悄悄的爬上来,高高挂在树梢上,月亮月亮你别睡,月光下的大榕树,爷爷抽着苦涩的叶子烟,述说着丰收的喜悦,奶奶笑掉了的牙,再也关不住故事的流露。

寨子中那棵大榕树,枝繁叶茂的翠绿,盘根错节根深蒂固,石头房屋鳞次栉比,栋栋紧紧依偎相连,升起紫色的袅袅炊烟,东家的花开西家的香,西家的狗追赶东家的鸭。月亮悄悄的爬上来,高高挂在树梢上,月亮月亮你别睡,月光下的大榕树,爷爷抽着苦涩的叶子烟,述说着丰收的喜悦,奶奶笑掉了的牙,再也关不住故事的流露。

# 青山不老

□王辉伦

前不久校对一文稿,提到在西秀区黄腊乡,可以清晰看到耸立在西面五十里外的大石桥镇“三斗山”。记忆中这山,应为老青山,遂注为:“即九溪村前的老青山”。虽已注毕,然揣揣焉。今夏小暑第二日,众友约游老青山,遂欣然应允,“小心思”却想考察此注对否。是日上午9点,众友兴致勃勃出发。出城20余分钟后,到“黔中第一屯堡”九溪村,在横跨那江河的新桥上,就见老青山如蹲躬般矗立在东南面。有好事者提议徒步,说这样才有意思。然知情人说不可,如徒步到山顶,累倒不说,时间要到下午了,现已有盘山硬化路到达山腰,可减很多路程。众人回应:爱徒步的下车,我们在山顶等。好事者哑然。一众遂车轳前行。车南进,折过三路弯,果见有两米多宽的水泥路从山里伸出来,像一匹热情的灰布接住了进山的欢叫声。

车继续南行向上,之后顺着山体折向东,又渐走东北面,感觉转了大半圈。四五分钟后,到达一个10余户的小寨,我诧异怎么会寨子藏在海拔1312米的半山腰。同行的说,这是九溪村老青山组,其北面还有白岩组,都属九溪村。把车停妥,大家就分提了吃食,从一包谷地上山。路为土路,杂有部分碎石,宽米余,却无荆棘,路面清新,可知常有人进山。曲折上到海拔1370米,见一堵

长而高的岩石耸立眼前,石下有一洞,较为开阔,不甚恐怖,同行说是乌龙洞,想必曾有乌梢蛇盘踞而得名。到此,道路豁然开朗,宽到2米余,且是石阶,路沿用石块垒坎,暗思古人艰辛。头顶柯枝交横,树林阴翳,凉气阵阵,全无一暑气象。爬到海拔1426米处,见路左有三座和尚墓,皆用石块垒砌。左墓石碑被毁,墓被盗挖,后人不忍,用乱石参差回填。右墓无碑,青苔密布,不甚显眼。最突出的是中墓,墓碑一通,石质甚好,然上半部被人打掉;所刻墓字工整健秀,每字0.2米见方,内容叙述艰难建寺、护寺诸事。又发现石崖边一匍石也有文字,但字迹不深,漫漶难辨,就商议先爬山,回来再细看。

顺着石阶继续走,感觉道路渐陡,再上四五十米,过一洞口,眼前突然平阔一片,靠山根处有一高墙,为块石垒砌,始知已到普德寺。只是寺已无存,灌木杂草遍生。察看倾圮的石墙和规整的屋基,依稀可辨寺为三进,正殿、两庑、僧寮等一应俱全。传说鼎盛时期,寺僧百余,寺田分布在15千米外刘官乡红亿佬村,收租时人挑马驮络绎不绝。穿过大殿后门,就没石阶了,路经一灌木遮蔽的稀疏竹林,再略上又见一深黑岩洞,俗称淌米洞,才知是合郡八景的“米遗青山”处,传说建文帝在此留下黑米,又传说寺祖古原和尚到一富户化缘,主人问要多少米,大师说只要装满一只衣袖就行,富户大

笑:“要求太小,这有何难?”大师举着僧帽,米入衣袖而终日不盈,谁知米去到百里外的淌米洞了。《安顺府志》云:寺后天下米峰,出自天然,形肖食米,色稍黑。凡游山者,岩下土中寻无不获,而竟终古不绝,可疗腹胀,心气痛。我们也想探个究竟,但腐叶深覆,只好作罢。过了这里,道路陡峭起来,坡度逾七十,需攀树枝藤条才能上,同行中有两小男,也手脚并用,喘气连连。约爬十余分钟,前面的人大喊:“到山顶了,到活动岩了!”众人陆续登上山顶。细看这活动岩,为一大块巉岩,岿如磐石,咋会活动呢?古人传“此石偶拨则动,用力推之则屹然不稍移”,这是地方人“摆故事”罢了,然清代道光举人刘庆霖“上有灵石屹巍立,妙能点头识人心。推之辄动摇不扑,神仙巧置如悬针”的诗,给它增添了几分灵动的气息。

站在海拔为1510米的活动岩上四望,全见周围田野村庄横陈脚下,那些平时看来高大崔嵬的山坡,此时也只如刚出土的竹笋一般小巧玲珑,让人顿时想起“一览众山小”“登泰山而小鲁”的诗句,《安顺府志》则形象地说:“俯视群山,皆成培纆矣”至山顶俯视,则诸山皆如儿孙矣。但遗憾的是,今日无日照光,看得不远也不分明,我东向远眺,见旧州、刘官一带有飘逸白烟,而黄腊最高峰马头山,还是隐藏在一片云雾中。休憩一会,大家轮换到活动岩上或

